

大地琴声

□于蛟

月亮湾是明月江在川东大地上画出一弯新月。文友邓泽章这样说，我的眼前便浮现出一轮明月。去月亮湾住一夜，那不就是住在月亮上面去了么？那不就是走进童话世界里去了么？这样想着，心里便生出一种浪漫，小时候望月，便想上去看看，今晚就可以圆梦啊。月亮湾，仿佛这名字本身就带着银白光泽，清涼凉的，亮汪汪的。

车出南城，一路向南。路是新修的快速通道，平坦舒展，两旁的树木刚刚吐出新芽，嫩绿得能掐出水来。半小时光景，便到了“麻大亭”一带，这里是袖珍版川东小平原，地势豁然开朗，田畴平整如毯，远远近近的村舍掩映在绿荫与繁花中。

明月江是这片土地的母亲河。她发源于开江县梅家乡东北方向的毛坪村，切穿明月山，奔涌而出，故而得名。她见过高山峡谷的险峻，也见过丘陵浅壑的蜿蜒，可当它来到“麻大亭”这片土地时，便放缓了脚步。这里太美了——远山环抱万亩田畴，阡陌纵横，鸡犬相闻，一片桃源盛景。江流因此似迷了路，曲曲折折盘旋，在五洞村画出了一个大大的“C”字——恰似一弯新月。月亮湾的名字便应了这方天地：明月不只天上有，长落福地伴万家。

车停月亮湾生态园门口，迎接我们的是皮肤黝黑的村支书梁远芳，他笑起来眼角有深深的纹路，像是被江水冲刷出来的。梁书记聊起这片园子，话头一打开，便收不住了。

“我从小在这江里扑腾，”他指着那条弯月形的水域，眼神悠远，“狗刨水，扎猛子，什么都会。那时候江水清啊，看得见底下的石头和鱼。”但是，他和村里人都日子拮据。他便想留住这条江，不是拦坝，不是筑堤，而是让江水自己愿意留下来。他想让水里装满月亮，变成银；他想用这条江，抱住这个村，建起一片园，让土地长出金。

他想到的办法，是截弯取直。这个汉子节衣缩食，倾尽所有，花了几年时间，硬是将那个大大的“C”变成了一个“d”。

山花灼灼程家沟

□武礼建

一

晴光漫过山坳，是春天的华章。风是暖的，不燥。光也是软的，不烈。

清和四月的阳光，把程家沟的山坳，揉成了一捧温温的蜜。

我们踩着晴光，一步步走进程家沟的风里。

松影斜斜，把细碎的光斑，筛在旧墙的白灰上，筛在新铺的水泥路上，也筛在一群远道而来的写作者眼里。脚步轻，像怕惊了山坳里的鸣鹃，怕碰落了枝头初熟的脆李，更怕扰了这片高寒山区，刚从漫长春寒里醒过来的，那一身鲜活劲儿。

曾几何时，这里是开江的山褶里，一个被遗忘的“孤岛村”。船是唯一的路，山是唯一的墙。老一辈人提起程家沟，总叹一声“偏远穷”——叹路远，叹水难，叹日子像被大山压得喘不过气。那时的山花，也开得寂寞：映山红似火，火棘花似雪，糖果儿花粉红花瓣鸭黄蕊，它们一年年在无人问津的坡上开了又谢，谢了又开，像一群无人喝彩的舞者，只在山风里，默默地守着一个叫“程家沟”的名字。

山风还记得，过去的程家沟，夜里是黑的，路是泥的，水是挑的。山坪塘里的水，曾是全村人的指望；羊肠小道上的脚印，曾是几代人的奔忙。那时的梦想，简单得像一粒种子，只盼着能有一条平坦的路，能有一口干净的水，能让日子不再被大山困住。而今天，风里飘着花椒的香，叶尖坠着晚熟的果，光伏电站的光，正映亮春天的晴空。程家沟的春天，早被春风酿成了满山的蓬勃。

二

光伏板下，长出了春天的希望。

我们站在电站前，听村支书讲过去的故事，也讲今天的日子。阳光依旧热烈，却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只晒得人皮肤发烫的晴朗。

阳光落在整齐排列的光伏板上，折射出细碎的银辉，也照亮了程家沟人眼里的光。500千瓦的农光互补电站，像一片银色的海，在山坡上铺展开来，把太阳的能量，变成了村集体经济的稳定收入，变成了村民手里实实在在的分红。

路通了，3.7公里的硬化路，还有那座架在河上的宝石新桥，彻底终结了“靠船赶场”的历史。农村公交的喇叭声，第一次在山坳里响起时，程家沟人眼里的光，比阳光还亮。

水来了，20口山坪塘，8口蓄水池，90%的村民用上了自来水，挑水爬坡的日子，成了老照片里的旧故事。灯亮了，110盏路灯，像一串星星，缀在程家沟的夜里，再也没有黑黢黢的山坳，再也没有深一脚浅一脚的慌张。

分红的红纸，贴在村部的墙上。2025年的那个冬天，人均一百元的喜悦，绽放在650户2068人的脸上。我想起村民王家兰的故事：银杏叶的清香里，藏着她的增收路；土地入股的红纸上，写着她的好日子。当脆李压弯了枝头，当三红柚藏在叶间，当高山晚熟糯米的田垄里泛起层层绿浪，程家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牌子，在阳光下格外醒目——它像一个郑重的承诺，把大山里的物产，变成了能走出山外的品牌，变成了村民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希望。

光伏板下，不只有阳光，更有程家沟人，在春天的

起初，我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。直到他领着我穿过园区走到江边，指着那片新改造的河道说：“你看，这像不像一把大提琴？”

我愣住了。

顺着他的手势望过去——那弯弯的河道是琴身，那笔直的新渠是琴颈，江水从“C”的缺口处被引向新的路径，温柔地、驯顺地流淌着，果真像极了一把横卧在大地上的大提琴。梁远芳说，他没有读过多少书，可他知道，水不只是用来灌溉的，丰富的水资源可以打造良好的生态系统。水里养鱼虾，岸上种花果，树下养鸡鸭，近三百亩的生态产业园就有了根基。他要把这条江改造成一把琴，让五洞村世世代代都能听见它弹奏出美妙的琴声。

二十年时间，他曾穷得只剩一身筋骨皮，有时连买肥料的钱都要去借。旁人笑他傻，说他痴心妄想，他也不争辩，只是埋头干活。

“最难的时候”，他停顿了一下，喉结滚动，似乎在吞咽万千苦水，“晚上就一个人坐在江边听水声。听一夜水声，心里就踏实了。”

后来，乡村振兴的政策下来了，各方扶持也来了。他带领村民成立了合作社，搞起了“村集体+企业+农户”的模式，在这片土地上种下了丰水梨、香妃桃、黑宝石李、红心蜜柚……一百多个品种的水果，一茬一茬地成熟，一年四季都有花香果香飘出来。

他还引进了鸚鵡。成百上千只色彩斑斓的鸚鵡在园子里扑棱棱地飞，红的绿的黄的蓝的，像一片流动的云霞。孩子们来了就不肯走，老人们看着也欢喜。这“观鸟经济”，成了五洞村的金字招牌。

去年，村里一百多号人在园子里务工，人均月收入超过了四千元。梁书记说起这些数字，语气平淡，像是在说一件稀松平常的事。可我知道，这平淡背后，是二十年的坚持，是数不清的夜晚江声的陪伴。

夜深了，我住在二楼临江的房间。推开窗，明月江湿润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江面并不宽，水势到了这里，因为河道被改造

过，比从前急了些。白天看时，江水清澈平静，偶尔有鱼跃出水面，激起一圈涟漪。对岸是十里平畴，良田庄稼，村舍绿树，远山流云，一目了然。到了晚上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

举头却没见月亮。江岸有一盏如月的灯，倒映水中更像一轮月亮。灯光洒在江面上，被水流揉碎了，又聚拢起来，碎碎地闪着银光。对岸的庄稼地在灯光下变成一片墨绿，远处的村舍只看得见模糊的轮廓，几点灯火明明灭灭，像是大地的眼睛。

水声在这时变得格外清晰。流经楼下的转弯处，江水与乱石相激，发出高低错落的声响——有低沉的呜咽，像是大提琴的C弦在颤动；有清亮的流淌，像是A弦上的泛音；兼有激烈碰撞，水花溅起，像琴弓在弦上重重一拉，随即又归于舒缓的旋律。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，嘈嘈切切，错落落落，成了一首天然的奏鸣曲。

这便是月亮湾的琴声，昼夜不息。

我靠在窗边静听。这琴声入耳，非但不觉得吵，反而让心里渐渐安静下来，仿佛那一江清流不是在冲刷河床，而是在洗涤我的心石。那些久居城市的烦躁、焦虑、不安，都被这琴声一点一点地冲走了，心石露出本来的颜色，透亮如月。

忽然想起古人的诗句来：“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……”此刻我感受到的，正是清风明月俱在，琴声月色同辉。

自然又想到那个愿意用二十年时间，把一条普通的江流变成一把大提琴的人。乡村振兴，振兴的岂止是产业和经济？更是人与土地的那份深情，是像梁远芳这样扎根乡土的人，用半生岁月奏出的一首曲子。这首曲子，在月亮湾的每一个夜晚响起，流过五洞村的每一寸土地，流进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的心里。

我想，下次再来，一定要挑选个有月的夜晚，再听那首大提琴奏鸣曲。明月江上的月亮，是永远看不够的；月亮湾里的琴声，是永远听不厌的；而像梁远芳这样把一生献给土地的人，是永远值得被记住的。



蔷薇花开 王万礼 摄于达城鱼泉街

风里，悄悄拔节生长的好日子。

三

山花灼灼，是春天最亮的底色。

站在程家沟的山头上，风从坡上吹过来，带着山花的香，带着花椒的麻，带着泥土的润，也带着春天的热烈。

我忽然明白，为什么这里的山花，会开得如此灼灼。

映山红似火，像村民红红火火的日子；火棘花似雪，像他们干净纯粹的笑容；糖果儿花粉红，像孩子眼里甜甜的憧憬。它们不再是寂寞的山花，它们是程家沟的底色，是这片土地被振兴的春风唤醒后，开出的最动人的模样。

党建的旗帜，在山坳里猎猎飘扬。“一联两带四促”的工作模式，让基层的力量，像根须一样，扎进了这片土地的深处。266名志愿者，带着“四比活动”的热情，把干净的环境、温暖的关怀，送到了家家户户。院坝会上的笑声，农民夜校里的灯光，新春慰问演出的歌声，让大山里的日子，不再只有泥土的味道，也有了文化的温度。

路通了，水来了，灯亮了，心也暖了。

当自来水的龙头，第一次流出清冽的水；当路灯的光，第一次照亮程家沟的夜晚；当分红的钱，第一次揣进村民的口袋，这片被群山困了太久的土地，终于长出了翅膀。

山花在春天的风里，开得比往年都旺。它们知道，程家沟的日子，像它们一样，一年比一年热烈，一年比一年鲜亮。

四

笔尖蘸着晴光，为春天的乡村放歌。

采风的队伍里，有我们一群来自县作协的写作者。我们带着一颗颗滚烫的心，走进程家沟的春天里。我们看光伏电站的银辉，看脆李园的新绿，看花椒树的清香，也看村民脸上的笑容。每一片叶子，都在讲述一个振兴的故事；每一缕风，都在传递丰收的喜悦。餐前的赠书仪式上，作家们把带着墨香的书本，送

到了村“两委”的手里，也把一份份对乡村的深情，留在了这片土地上。才艺展示的歌声里，有对程家沟的赞美，也有对乡村振兴的祝福。我们不是旁观者，我们是这片土地的记录者，是乡村故事的讲述者，是把大山里的春天，写进文字里的人。

有人说，作家的笔，是用来写远方的。可今天，我们才明白，最好的远方，就在脚下的这片土地上。程家沟的春天，不是远方的诗，是眼前的画，是村民手里的分红，是枝头挂着的脆李，是路灯下孩子奔跑的身影，是院坝里老人笑着唠嗑的声音。

我们把所见所闻，写进了笔记里；把感动与敬意，写进了心里。我们愿做乡村振兴的歌者，用文字，为程家沟的山花添彩，为大山里的春天放歌，为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奋斗者，写下属于他们的篇章。

笔尖蘸着晴光，写的是程家沟的山，写的是程家沟的水，写的是程家沟人，在春天的风里，把日子过成了诗的模样。

五

晴光正好，程家沟的路还长。

夕阳西下，我们踏上归途。

回头望去，程家沟的山坳里，山花依旧灼灼，光伏板上阳光，依旧闪亮。春天的风，带着花椒的香，从坡上吹过来，也带着程家沟人的笑声，飘向远方。

我知道，程家沟的故事，还在继续写下去。公路还在延伸，产业还在壮大，村民的日子，还会像山花一样，一年比一年开得热烈。映山红会再红，火棘花会再白，糖果儿花会再粉，它们会在每一个春天，准时开放，见证着程家沟的变化，见证着乡村振兴的脚步，见证着这片高寒山区，从“孤岛村”到“致富村”的蜕变，从寂寞到热闹，从贫瘠到丰饶。

而我们，这些拿起笔的写作者，也会带着程家沟的故事，回到书桌前，把这里的山，这里的水，这里的人，这里的春天，写进一篇篇文字里，写进一首首诗歌里，写进每一个热爱这片土地的人的心里。

清和四月，晴光正好。

山花灼灼，程家沟的春天，正沿着振兴之路，一路向前，一路芬芳。

斯文在兹

□余隆海

“清明时节拜黄帝，谷雨来时祭仓颉。”陕西友人相告，桥山拜谒过黄帝，可顺道探访黄帝的史官仓颉。听闻“仓颉”二字，我心中顿生神圣崇敬。遥忆青春年少时，初读《淮南子》中“昔者仓颉作书，而天雨粟，鬼夜哭”，便深深震撼于仓颉创制文字那惊天动地、泣鬼神的磅礴力量。这位被后人尊为“万代文宗”的汉字之祖，乃陕西白水县人，其庙宇坐落于史官镇，从黄帝陵驾车前往，仅八十余公里路程。于是调整行程，沿榆蓝高速前行，在史官收费站驶出后，循着祭祀大道一路向前，不多时便抵达仓颉庙祭祀广场。

远远望去，仓颉庙静卧于缓坡之上，北依黄龙山，南瞰洛河水，前有照壁屏护，四周高墙厚垣环绕，在冠盖如云的古柏掩映中，灰瓦屋顶错落有致，隐约可见，庙宇深处便是仓颉墓。庙体两侧，坐落着罕见的对台戏楼，庙墙外东侧，一组新建仿古建筑静肃矗立，便是“中华仓颉碑林”，为这座千年古庙增添了几分墨韵书香。

仓颉庙内古柏成林，蔚为壮观，现存四十余株，千姿百态、参天苍劲，根深叶茂、郁郁葱葱，风过处，枝叶沙沙作响，似在回忆千年文明的过往，不少古柏都流传着神奇的传说，被当地人尊为“护国神柏”。而最引人注目者，当属那株树龄逾5000年的仓颉手植柏，被誉为“文明之根”。驻足柏下，指尖抚过粗糙如老茧的树皮，仿佛能触到5000年前仓颉栽下它时的温度，能听见汉字诞生时的惊雷；其树干遒劲如奔雷坠地，纹理似惊涛拍岸，故而又称“瀑布柏”；树裂如劈，枝柯如铁，翠叶如盖，苍劲挺拔，足以与黄帝陵的轩辕手植柏相媲美，引得无数文人墨客驻足赞叹。曾任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所长的马德曾撰文赞叹：“这奔腾不息的瀑布，流淌着仓颉对全人类的滔滔不绝的爱！”

关于这些古柏，庙内石碑记载着一段红色佳话。1948年冬，西北野战军驻扎史官镇，指挥部便设在仓颉庙内。有炊事班战士见庙内柏木繁茂，便锯下部分树枝当作干柴。彭德怀司令员得知此事后，当即严厉批评该战士，并亲笔写下一道命令：“仓颉庙是国家文物。凡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的全体指战员，均须切实保护文物古迹，严格禁止攀折树木，不得随意破坏。切切此令。”这道手令落款为“彭德怀 一九四九年元月三十日”，被镌刻成碑，至今仍在古柏旁静静矗立，不仅见证着革命先辈对文化遗产的珍视，更彰显着人民军队保护文物古迹的优良传统。

仓颉，复姓侯冈，名颉，号史皇氏，上古黄帝时期人，生于白水县阳武村，史称其“龙颜四目，生有睿德”，才智卓绝，曾任黄帝史官。传说女娲造人之后，未赐人类文字，百万年间，先民皆以结绳记事——大小绳结、形态各异，年深日久便难以辨识，许多珍贵史料也因此散佚。相传，黄帝与炎帝曾因边境之事谈判，仓颉依据绳结记载提供的史实出现差错，导致谈判失利。他对此愧疚不已，遂引咎辞职，遍历天下、遍访智者，探寻寻史记事的良法。三年之后，他回归故里，独居深山，“观奎星圆曲之势，察鸟兽蹄迒（音杭）之迹”，依类象形、触类旁通，始创文字，一举揭开华夏文明的新篇章。黄帝感念其功，赐姓“仓”，取“君上一人，人下一君”之意（繁体“仓”作“倉”），此后，侯冈一姓便渐渐被人遗忘。上天亦为其功绩所动，降下一场谷子雨以示嘉奖，这便是“谷雨”节气的由来。

仓颉创造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模样？明万历年间《白水县志》记载：“仓颉造书两卷，后失于隋代兵火。”万幸的是，仓颉鸟迹书碑至今保存完好。碑身斑驳，刻痕深深浅浅，二十八个字符似图似画、古奥难辨，仿佛藏着华夏文明最初的密码。凝视碑上的字符，指尖轻触冰凉的石，虽难辨其形，却能感受到一种穿越千年的力量，那是汉字诞生时的灵动，是文明觉醒时的震颤。宋代《淳化阁帖》收录这二十八个字，《大观帖》将其释读为“戊己甲乙，居首共友，所止列世，式气光名，左互义家，受赤水尊，戈矛斧蒂”。现在，一些研究者结合当地传说及史料，对其析形释义后发现，这篇简短的鸟迹文，竟记载了黄帝与炎帝联合中部、东部诸部落，筹谋攻打蚩尤、最终取得胜利并举行庆典的全过程，堪称华夏民族第一篇用文字记载的史书。其大意是：黄帝与炎帝召集中部、东部诸部落首领会盟（戊己、甲乙为天干，按五行方位，戊己属中、甲乙属东），众首领欢聚一堂，共商讨伐蚩尤之事；各部落部众列队待命，随后进行占卜，卦象显示前景光明，可名震四方；各部相互配合，一举击溃蚩尤、捣毁其巢穴；胜利之后，先民们在赤水之畔点燃篝火，火光映红夜空，设下祭器，手执兵器、腰围兽皮，载歌载舞，欢庆这跨越蒙昧的胜利。

以文纪事是文字的基本功能，而汉字更衍生出一种独特的艺术——书法。仓颉庙内便藏着一块中国书法史上的瑰宝——《广武将军碑》。此碑为前秦时期砂石碑，碑阴及两侧刻部将姓名，书体均为隶书，因剥蚀严重，将军姓氏已不可考，仅知其名“产”。其书体介于隶楷之间，笔画细长纵逸，结体平直宽博，行笔恣意雄肆，融入北方游牧民族的率朴之气，字形奇特、笔法多变，古朴稚拙、天趣浑成，堪称奇古。如今，此碑已迁至西安碑林博物馆，但其墨韵风采，仍在仓颉庙中代代流传。

“人间没有字，万古如黑夜。”文字的发明，为蒙昧中的人类打开了通往文明的大门。文明二字，有“文”方有“明”。在白水一带，至今仍流传着这样的说法：用手触摸仓颉鸟迹书碑，可使人心慧理明甚至驱灾避邪。这种“字能增智、字能辟邪”的朴素信仰，早已深深融入民族的文化基因，成为华夏儿女对文字敬畏之心的生动写照。

如今，越来越多与文字相关的文物相继出土，不断丰富着人们对汉字起源的认知。我们尊崇仓颉在文字创制中的开创之功，也深知，汉字绝非仓颉一人所造，亦非他独自整理散乱符号而成的完整体系。在文字发明创制的漫长历程中，凝聚着成百上千位“仓颉”的智慧与心血。正如鲁迅先生所言：“在社会里，仓颉也不止一个，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，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，心心相印，口口相传，文字就多起来，史官一采集，便可以敷衍记事了。”

启用于1939年的美国国会图书馆约翰·亚当斯大楼，在东侧铜门上镶嵌有仓颉雕像，图书馆对仓颉的解说是“中国文字的庇护神”。2010年，联合国启动联合国语言日，为推广中文、彰显文化多样性，将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，定为“中文语言日”，以此纪念仓颉造字的伟大贡献。仓颉造字，不仅是华夏文明的重要里程碑，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。仓颉不仅是中国的，也是世界的。

中午时分，起身告辞，天空忽然飘起蒙蒙春雨，纤细的雨丝顺着柏树枝丫缓缓滑落。这雨虽非上天为仓颉降下的粟雨，却淅淅沥沥、温润绵长，默默滋润着我们的心田，也滋养着这片承载着文字文明的古老黄土。

春雨无声，文韵有痕。仓颉造字的传奇，汉字流转的文脉，都藏在这雨雾里、古柏间、碑刻上，让“斯文在兹”的千年底蕴，愈发醇厚绵长，生生不息。